

〔苏〕柳波米尔·德米捷尔科



离情

Разлука



离 情

[苏]柳波米尔·德米捷尔科

李 光 译



延 边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德林 曲月胜

Любо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Дмитерко

РАЗЛУКА

Роман

根据基辅德聂伯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译出

*

离 情

李 光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192千字 插页2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36·1035 印数：1—43,000册

定价：0.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天才的小提琴家阿尔先和他妻子达霞的爱情生活遭遇。达霞在小市民气很浓的母亲影响下，为了追求享乐，抛弃了丈夫，跟随了老奸巨滑的贪污腐化分子萨奇科。在遭受了许多不幸和屈辱之后，达霞对人生和爱情有了正确看法。阿尔先忍受着妻子离去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奋发练琴，终于成为全国闻名的小提琴家。地位的改变，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动摇阿尔先对达霞的爱恋之情。最后，经过百般的曲折和坎坷，阿尔先终于与达霞团聚。本书歌颂了纯洁高尚的爱情，批判了庸俗的小市民气，揭露和抨击了苏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官僚主义分子，探索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人性和伦理道德等问题。

达霞

阿尔先

萨奇科

主要人物表

阿尔先·彼德洛维奇·切尔卡申——小提琴家。

达霞(达蕙霞)·瓦西里耶芙娜·鲁戈文柯——阿尔先之妻。

朵基娅·扎哈洛芙娜——达霞之母。

瓦西里·加甫里洛维奇——达霞之父(旧珠宝商人)。

巴维尔·谢尔盖维奇·阿尔塔莫诺夫——退役军人，少校工程师。

米哈依尔·鲁基奇·斯塔洛杜布——音乐教授，作曲家。

雅洛斯拉娃·米哈依洛芙娜·斯塔洛杜布——教授之女。

丹尼尔·普罗霍洛维奇·拉斯基夫卡——地质学家，雅洛斯拉娃之夫。

季娜伊达·巴甫洛芙娜——阿尔先的邻居，邮电局电报员。

奥列格·普钦采夫——年轻地质工作者。

柳达(柳德米拉)·斯维斯通——奥列格之妻。

谢苗·格里戈里耶维奇·萨奇科——工业合作部门的干部，贪污腐化分子，达霞的后夫。

哈里通·斯捷潘诺维奇·康德巴——画家。

科尔涅依·米特洛法诺维奇·科诺诺夫——近卫军传令兵，后当电车司机。

叶芙洛西尼娅·瓦尔弗洛米耶芙娜——科诺诺夫之妻，洗衣女工。

马尔克·西多洛维奇·波拉塔依——“海鸥”影剧院的第一提琴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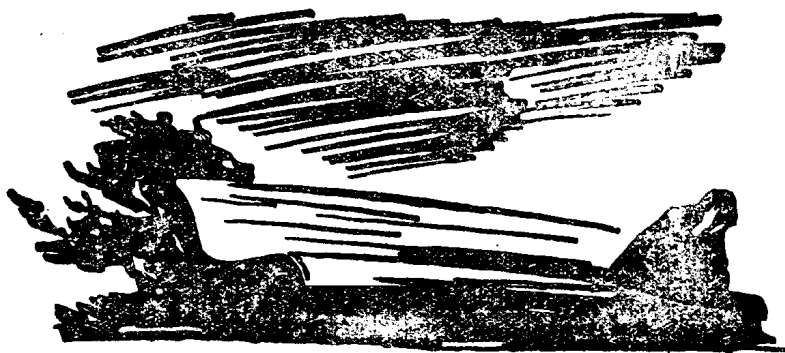
盖捷布拉——作曲家。

阿尔卡基·切尔诺布利维茨——作曲家。

特洛费姆·洛曼诺维奇·科舒布斯基——地质勘探队队长。

莫凯依·萨莫依洛维奇·切楚拉——卡霍夫卡水力发电站建设工程的安裝工人。

彼得利克——阿尔先和达霞之子。



离别——痛苦的教训。

民谚

第一章

清晨，第一线阳光将阿尔先刺醒。

人们对陈规很容易习惯。难道真存在着什么第一、第二或第三线阳光吗？往往是这样：一旦太阳对你发出微笑，那么，它的阳光就会慷慨地整天照耀着你，甚至还会使你整个一生都充满阳光……

阿尔先醒来后，头隐隐作疼，心情痛苦而沉重。他一觉醒来，猛然间摸不清头脑，这是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基辅的公园在高山峻岭的一片绿荫中是多么美啊！尤其是黎明时分，鲜红的太阳升起在后第聂伯河谷上空，给它蒙上一层轻柔的薄雾，大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生机盎然。

这是一九五一年的春季，正是繁花似锦的美好时节，各

式样树木花草竞相开放，千姿百态，各显异彩：你看那新郎般的阔叶栗树是那样茂密、壮观；再看那些不显眼的槭树和橡树却是那般含蓄，颇有虚怀若谷之风。而那些朵朵鲜花，恰象约好了似的，将那些峭壁悬崖、山坡峰顶装点得色彩斑斓：从卢克雅诺夫卡山到符拉基米尔斯克岗，从花岗石似的堤岸到阿斯柯尔多娃娅墓和拉伏腊，以至更远的地方——古老的魏杜别茨基寺院和兹韦里涅茨大公修道院，都那样五彩缤纷，华美绚丽。

阿尔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园里迎来了黎明。他是于拂晓前坐在一张长凳子上睡着的。这时候他醒来了，竭力想追忆起昨天新发生的事情。

可是，头脑不听使唤，内心又那么痛苦，觉得沉甸甸地难受。

大城市所惯有的喧闹声不时地传到公园里来。电车的叮咛声，听惯了的汽车喇叭声，还有火车头的鸣笛声混成一片，响了整整一夜，是那样刺耳，又是那样凄凉。可这会儿全都静了下来，消失得无影无踪。白天所特有的持续不断的嘈杂声代替了夜晚那种断断续续的叹息声、呻吟声和叫喊声。

阿尔先用他那冷漠、疲惫的目光打量着四周。一位长着小胡子的胖大叔出现在公园的林荫路上，他身上系着一块围裙，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他把手掌遮在额头上，挡住朝阳斜射的强光，豪爽地叫了一声：

“西多洛维奇！开始吧！！”

“已经干起来啦！”从茂密的树丛中传来一声回答，在那绿荫深处有一座格琳卡^①的半身雕像，近旁就是一个露天音

① 格琳卡：俄罗斯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译注

乐厅。

阿尔先看见了那位答话的人，他的身上也系着一条围裙。这个小老头虚弱得象只老鼠，他正藏在音乐家纪念像旁津津有味地吃着早餐，喝了一瓶牛奶，又吃了一大块面包，才懒洋洋地拿起了扫帚。

城市里的喧闹声时近时远，间或传来几声夜莺的啼鸣，它们的歌声依然是那样响亮，听起来还带着点挑衅的意味，就连第聂伯河对岸的特鲁汉诺夫岛和尼古尔斯克镇都能听到。

这位胖胖的守园人异常经心地、不慌不忙地打扫着林荫道，扫起地来还很有些技术，也颇有尊严感。除了眼前的那一条条在他脚下的砂土小道，他简直目不斜视。他已经走到阿尔先的脚跟前了。他站在那里，默默地打量了阿尔先一阵，就象是一个城里的小学生头一次看见活丸花蜂似的，又好奇、又害怕地盯着他。他之所以害怕，倒不是因为阿尔先十分神秘，或者行迹可疑。不！这个年轻人约摸二十八岁，眼窝深陷，神情忧郁，满脸的胡子也没刮，身上穿的灰色西服皱皱巴巴，显得疲惫不堪。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一般的人呗！不过，在我们这个时候，游人在公园里的凳子上过夜是很少见的现象，这会叫人感到奇怪，引起某种疑虑的。守园人为了礼貌起见又用扫帚扫了一下地，发出一声响，然后严肃地问：

“您怎么啦？好公民。您这是刚下班呢，还是要去上班？”

阿尔先默默地从守园人跟前转过身去：他此刻毫无聊天的愿望。他除了头疼，还感到又饿又渴。这位清洁工站了片刻，就象一般老人们所习惯的那样，用手搔了搔后脑勺：

“嗯……是啊……准是出了什么事啦……”

于是，他自顾扫地去了。切尔卡申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来。幸好，里面还剩下一支烟。不过，已经断成两节啦。他整了整，弄了弄，就抽了起来。随手扔掉熄灭了的火柴，可是，他又突然想到，小路刚刚扫干净，于是，便弯下身去捡火柴棍儿。在小路上有一张揉皱了的纸，这是阿尔先刚从口袋里往外掏烟时掉出来的。切尔卡申把它拾了起来，将它理开，又读了一遍上面的字，这是用铅笔匆忙写出来的斜体字：“别找我。这样对我们大家都要好些。彼得利克和我在一起。达霞。”

* * * *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他们两人是在几次特殊情况下认识的。整个夏天阿尔先都是在基辅度过的。他既无亲人，又无好友，因而无处度假。每天他都到第聂伯河去游泳。他很喜欢喧闹的海滨浴场，爱那金光闪闪的热沙滩和那穿得五颜六色、笑声朗朗的人群，而他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又无偶然的相识，因此，他对这一切只是远远地旁观而已。苦难的童年在阿尔先的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几乎记不清自己的父母了。有时，在他的记忆里，象是透过一层薄雾似的，呈现出他家住过的街道，仿佛看到他童年时代的一些琐事，而他的童年，命中注定远不是那样幸福和美好的。当他六、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一个采石区“铁锤”机械厂当钳工，被派到一个大边防区的克尼亚吉宁村去帮助当地的共产党员们建立集体农庄。阿尔先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的父亲及其农村的朋友们费了多少心血才在克尼亚吉宁村建立起有史以来第一个新型劳动组织——

农业劳动组合。彼得·切尔卡申被选为该组织的主席。他很快就将自己的一家——老婆和孩子迁到克尼亚吉宁村来住了。可是，这一步走得为时过早。在一个沉寂的秋夜，一帮富农匪徒们袭击了切尔卡申家（这里原是一个神父的住宅）。枪声、玻璃的碎裂声、满地的鲜血……残留在他记忆中的就是这些。他成了孤儿。一开始是农庄的邻居们收养了他，后来，远亲们将他接到普罗斯库洛夫去住。在这里他上了学，就在十年制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爆发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战争期间，阿尔先·切尔卡申受了多少苦啊！最初他没能随同自己的同志撤到东方去，只好东游西荡，无事可做。后来，他的名字被列入了劳动交易所的花名册。于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季的一个早晨，一辆军用列车将这位无偿的劳动力载往希特勒德国。然而，这辆列车在经过捷尔纳波里时遭到了猛烈的轰炸。由于这一次空袭，许多和故土默默告别的男女青年才能躲进附近的树林里，其中也包括阿尔先。整个夏天他都是在林中一间守林人的空屋里度过的。德国人害怕游击队，没敢到这儿来光顾。而游击队呢，又通过别的小路绕道而行，不到这一片小小的沼泽林区来。于是，本来就是沉默寡言的阿尔先几乎成了哑巴。他整天整天地聆听着各种鸟鸣，听起来时而觉得是欢快的歌唱，时而又觉得是悲凉的啼语。看来，正是他这种孤僻和落落寡欢的性格，再加上这种种鸟鸣声，使他对音乐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强烈爱好，由于这种爱好，他便在战后进入了基辅音乐学院。

教师们，尤其是他的指导老师——米哈依尔·鲁基奇·斯塔洛杜布教授，都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学生，并对他预言，他将是一个杰出的小提琴家。阿尔先直到十月份还没

停止到第聂伯河去游泳，尽管音乐学院已经开始上课了，可是，所有的课余时间他都是在河边度过的。他总是独自前来。在空无一人的海滨浴场，在寒冷的初秋季节，他觉得很不方便，又不舒服，为了避开那些热心肠的打鱼人和偶尔过路行人的注视，他总是沿着河岸的高处或低处走，到那早已关闭了的水站区去。

在那个难忘的十月天，他又来到了第聂伯河边，可是兴致不太高，因为他觉得他的游泳期拖得太长了。前几天太忙，一连几天没来游泳。他度到左岸，久久地寻找一个方便下水的地方。他终于停在了“科学”水站区，开始不慌不忙地脱衣服。最后只剩下了一条短裤，他感到天气和沙滩都很冷。一下水，更觉得冰凉。他犹豫了片刻，两支脚就不由自主地向岸边缩了回来。就在此刻，一阵笑声传来，然而，四周却不见人影。突然间，在他的头顶上方，又响起了人声：

“怎么，冷吗？还是男子汉呢！”

阿尔先一抬头，便看见在跳台上站着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她身上穿着一件带道儿的游泳服。

“您瞧！”她挑战似地说了一声，就勇敢地跳进冰冷的河水中去了。

当她从水里出来，重又登上跳水台的时候，他才看清这位游泳的姑娘：修长的身材、淡黄色的头发，她仿佛全身都焕发着青春的美丽而耀眼的光芒。她又一次从跳台上跳入水中，潜进水底。阿尔先看着她，简直被迷住了。她身上的一切都那样富有魅力：勇敢、优雅、女性的娇媚，还有那种近乎于孩子式的冒险精神。

不知是由于喜欢上了这个黑眼睛的结实小伙子呢，还是

由于受一种女性本能的支配，也许是由于持续跳水已成为她每天锻炼的定规，姑娘再也不说话了，一次又一次地登上跳台，跃入水中。她显得那样专注，精神是那样集中，宛如一根绷紧了的弦。

不过，她显然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事实正是如此。阿尔先没有时间去分析这些细节了。说他是看见，倒不如说他是有意地感觉到了事情不妙。姑娘潜入水中，浮了出来，挥动了一两次手，就突然消失在波浪里。在漩涡中又一次露出了她的手，重又消失不见了。一秒、两秒钟过去了……说时迟，那时快，阿尔先纵身跳进河里，这会儿已顾不得水凉了，他极力猛挥着双臂，不一会儿就游到了出事地点。他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水中，一只手摸着了她的肩，想抓起她来，可是，冻僵了的手已失去了平时的灵活性。而姑娘感觉到，救命的人来了，便向他摸了过来。她忘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配合，不顾一切地用两手死死抱住小伙子，缠住了他的手脚，向河底沉去。不行！这样一来，他们两人都得淹死！阿尔先别无它法，只好咬紧牙关，照着姑娘的头就是一拳。她失去了知觉，阿尔先这才能够灵便地托起她来。过了几分钟，这位年轻的陌生姑娘躺在了岸边的沙滩上，从头到脚都裹着她和他的衣服。

“谢谢！”她羞愧地瞧了瞧自己的救命恩人，轻轻地说了一声，“我本是游得不错的，”她喘了一口气，补充说。“可是，在冷水中我的脚抽筋了。”

在她那双大大的、有点惊恐的眼睛里反射出天际远处的一片白云。这个姑娘有着一双多么奇妙的眼睛啊！简直难以确定它们的颜色。这双眼睛象草原上的彩虹，色调是那么丰

富。它们又是那样变幻莫测，犹如一湾清澈晶莹的泉水，时而呈浅灰色，时而又变成银灰的了；时而呈蔚蓝色，时而又变成深蓝深蓝的了。这要看它们所表现的情绪而定——是严峻，还是温柔，是欢乐还是哀愁。

姑娘苏醒过来之后，表白说：“我想沉到河底等脚触到地，再浮上来……”

她的声音是温柔的、真挚的、充满了信赖。

“多么复杂的实验！”阿尔先不由得开了一句玩笑。

他架着她的手臂，搀扶她走着。她呢，就向他谈起了她自己的情况：她叫达霞，更准确些说，就是达慧霞。瓦西里耶芙娜·鲁戈文柯。在十年级学习，酷爱运动。住在别切尔斯克她姑姑家。今年夏天她已满十七周岁，是在别拉亚·策尔科夫出生的，她的父母在那儿有一所自己的房子（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个珠宝商）。达霞从小就被送到基辅学习，住在她父亲的妹妹安娜斯达霞·加甫里洛夫娜的家里。这都是战前的事。战争使得所有的人都脱离了常规生活，可是，说来奇怪，战争给达霞的父母却未带来任何灾难，甚至是相反。金子在战争时期很不值钱，而这位别拉亚·策尔科夫的珠宝商对金子又非常懂行。简短些说吧，她的父母在战后卖掉了别拉亚·策尔科夫的房产，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不是在基辅，而是在莫斯科城郊的希姆基买了一所新房。关于这些情况，阿尔先是在后来才知道的。他弄明白了，达霞的父母于战后不大愿意住在老地方。至于达霞呢，她在这一段期间是在娜斯佳姑姑家长大的，而且又处得很好，对姑姑、对基辅和学校都已经习惯了，因而，她完全不再想回到父母身边去了。

如今阿尔先很难追忆起，在达霞极平凡的经历中，哪些

事情是他于初次相识的那一天得知的，而哪些事情又是在他俩共同生活的四年中得知的。确切点说吧，在他救出姑娘的那一天，他只不过知道了她的名字，这个芳名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而且他还无数次地在内心深处呼唤着它。

* * * *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阿尔先升入了音乐学院的最高班，达霞也在十年制中学毕业了。在这难忘的一年里，他俩经常约会，并且共同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彼此之间谁少了谁都没法活下去。人们通常把这种突然爆发的感情叫作爱情。阿尔先和达霞也是这样认为的，虽说他俩对人的感情理解得还很肤浅。他们盲目地相信了这种感情。可是，要知道，只有通过切身的经历和沉痛的生活教训，才能令人确信：我们对内心深处所爆发出来的复杂感情，的确有了真正的理解。当然，这种确信有时也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就是年近老境的人也会犯只有在毫无生活经验的青年时代才会犯的错误。

可是，无论是阿尔先，还是达霞，当时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爱情的烈焰宛如浇上汽油的干柴，在他俩的心中熊熊燃烧起来。在寂静的月夜里，在洒满银光的相思树疏枝下，他俩海誓山盟：相互间永远忠实，坚贞不渝。

娜斯佳姑姑免不了要伤心落泪，但还是为达霞祝福了。达霞本应把这件事告诉父母知道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她并没有急于这样做，看来，她有点儿担心。就连母亲的来信，她也隐瞒着自己的情人。

阿尔先对此毫无觉察。他除了未婚妻那双异常美丽的大眼睛，又能看见什么呢？何况，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事要他

去操劳和张罗的。他的同学尤里·科茹哈里(数年来阿尔先一直住在他那儿)，在音乐学院毕业后到顿巴斯工作去了。需要把房子过户到阿尔先的名下。校领导对这位很有才能的提琴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故而帮他解决了住房问题。房子就位于市中心的丘德诺夫斯基大街上，街道虽窄，可还算清静。阿尔先有了这一块十平方米的小天地，顿时便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新郎官了。

达霞也沉浸在初恋的狂热之中。尽管多年来，她的学习成绩优异，但毕业时成绩却很平常。至于是去工作，还是继续求学，她连想都不想。其实，在那些达霞瞒着阿尔先的信里，母亲对于她的事，早已有所准备。在一封封絮烦的来信中，母亲给女儿描绘了一个个为她所挑选的对象，有希姆基的，也有莫斯科的。达霞在心里对母亲十分恼火，她回绝了所有的求婚者。她所惦记的是：可别误了和爱人阿尔先的幽会。对于马上就要出嫁的想法，她也逐渐地习惯了。

相思树下的秘密幽会终于停止了。阿尔先开始不断地到娜斯佳姑姑家里来。达霞很快便鼓起勇气，将这一切都写信告诉了母亲。一切都进展得很迅速：阿尔先得到了住房证，就坚持要达霞搬到他那里去，又是恳请，又是哀求。要知道，愈是性格孤僻的人，感情爆发起来就愈加强烈。于是，他俩开始有了共同的操心事。

他们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全都花在购置各种杂物上了，尽管是些零零碎碎，却也是必不可少的：两把椅子(桌子是阿尔先的朋友留下来给他们的)、年轻的女主人手中必备的几本菜谱、几件衬衣和其它一些东西。他俩决定暂不举行婚礼。等阿尔先毕了业，开始挣钱时再举办一次真正的结婚宴会。而

眼下呢，……眼下他俩只想着一件事：两人尽快地住到一起，彼此间终生相依，完全彻底，白头偕老。

与阿娜斯达霞·加芙里诺夫娜姑姑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达霞是眼看着她这位善良的姑妈从美丽、健壮的妇女逐渐变成了一个病病歪歪的老太婆的。在沦陷时期，特别是在得知丈夫和儿子（他们在捷斯纳河畔的森林中打游击）落入希特勒匪徒之手，并在契尔尼戈夫被杀害的消息后，她的身体很快就垮了。

离开别切尔斯克那座简陋的住所时，达霞心碎欲裂。她的青春是在这儿度过的，她亲爱的姑母就住在这里（达霞爱她胜过母亲）。达霞答应每天来看望姑母，决心不忘记她。于是，他俩便走向那广阔的世界，走向新生活，而通往那迷人的新生活的大门，就是办理结婚手续的机构——民事登记处。

阿尔先和达霞来到这儿的时候，暑气正消，列宁街上，树影婆娑。民事登记处就在小巷拐角处的一间小屋里。一跨过那朝思暮想的登记处的门槛，他俩的心就不安地狂跳起来。

他们原以为，他们会走进一间敞亮的大厅，等待他们的是一位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妇女，她工作多年，培育过不少孩子，对善恶有正确的评价。由于为祖国忠实地工作和劳动，她的礼服上定会佩戴着各种勋章。她将会向他俩亲切地微笑，和蔼地询问：他俩是否相爱；而他们也将诚恳地向她保证：是的，永远相爱！于是，她会握住他俩的手，用她那双充满智慧和热情的眼睛望着他俩，对他们说出一番铭刻肺腑，终生难忘的话来。当他俩走出这扇屋门的时候，已不再是刚进来时那样了——他们会变得老成持重，信心倍增，在他们面前展现出崭新的、前所未有的锦绣前程。

可是，很遗憾，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小屋里十分拥挤，接待得也很冷淡。一个才十九岁、长着翘鼻头的姑娘坐在桌旁，在众人拥挤之下为一对对情侣登记。

每填完一份对新人来说事关重大的证书之后，她都窘迫地、从鼻孔里哼哼叽叽地嘟哝几句，大概是祝他们幸福之类的话。

当轮到阿尔先和达霞的时候，他们发现原来的希望纯属幻想。结婚登记要排队，需要事先提出申请、等候和预约，等待一个星期，甚至还要等更长的时间。

我们这对情人从民事登记处回来时的心情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在丘德诺夫斯基街的拐角处，阿尔先拉住达霞的手，姑娘顺从地跟着他。尽管她爱娜斯佳姑姑，可这时已毫无重回旧居的愿望了。

* * * *

第二天，达霞的母亲赶来了。她急于要把女儿从危境中解救出来，因为她从女儿的来信中判断出，达霞的行为太欠考虑，又很愚蠢。故而母亲立即奔往车站，甚至连电报都没打。她要突然赶到基辅。

一位还相当年轻而又美貌的妇人走进房来。看样子在三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看得出，她略施了些脂粉，浓淡适宜。阿尔先和达霞坐在桌旁，正在喝茶，这是他俩第一次共进早餐。朵基娅·扎哈洛芙娜（人们都这样称呼达霞的母亲），十分激动地拥抱了女儿，同时也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房子。唉！看到的一切真叫她大为扫兴。

当然，假如达霞的母亲不是这样的话，那就好多了。可